

# 从谭记儿形象看元代女性的主体觉醒意识

王睿君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成县 742500)

**【摘要】**元杂剧中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在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力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谭记儿正是关汉卿极力塑造的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在追求理想爱情、维护幸福家庭的道路上大胆地反叛封建礼教,挑战夫权,与权豪势要做出决不妥协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这一典型形象充分反映了元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谭记儿;女性形象;觉醒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50-03

谭记儿是关汉卿杂剧《望江亭》中的女主人公,作者在该剧中塑造了一位美丽智慧、富有才情,又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杰出女性,谭记儿在追求自己理想爱情,维护自己幸福家庭的道路上显露出了元代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充分表现如下:

## 一 在反叛封建礼教中的觉醒意识

谭记儿刚出场时,是一位年青貌美的寡妇,作为学士李希颜孀居的未亡人,内心充满了痛苦,自从失去“知重”她的丈夫以后,整日沉浸在“气吁的片片飞花纷似雨,泪洒的珊珊翠竹染成斑”的无比凄苦之中。世人都道“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年青貌美又无子嗣的寡居者,不难想象三年守节的谭记儿的确是度日如年。再加上杨衙内这类无赖不断地骚扰纠缠,真是雪上加霜,“做妇人的没了丈夫,身无所主,好苦人也呵”这一自白真真实实地道出了谭记儿凄惨的处境。

在封建社会,女子是没有地位可言的,多年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着妇女的思想,特别在宋代,理学家又在妇女身上套起了“贞节”这一枷锁,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下)。后世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烈女”“节妇”的悲剧便屡演不绝,这些命运悲惨的女子当然就成了封建社会树碑立传的对象,历代封建王朝树起的一座座烈女祠堂、贞节牌坊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捆绑在妇女身上的“绳索”。

元蒙民族本不重贞节,收继婚,典雇妻俗在元代一直存在,尽管统治者鼓励妇女守节,也允许妇女改嫁,然而中原大地传统的儒家礼教纲常依然根深蒂固。关汉卿另一剧作《窦娥冤》中的女主人公窦娥即表现了对这种封建礼教贞节思想的秉承,她在面对泼皮张驴儿的逼婚时坚决不从,其理由正是

“一马难将两鞍鞴”的贞节观。据董家遵对历代《烈女传》的统计,认为元代短短百余年间的烈女人数竟然高出前朝许多。可见不论元代统治者对妇女守节或改嫁的法令如何改变,但这一法令要想渗透到民间深入人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封建婚姻历来严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平常未婚男女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凄苦的寡妇要想寻求自己的出路谈何容易?

谭记儿这位美丽而富有才情的青年寡妇,却能勇敢地站出来对封建礼教进行义无反顾的背叛。她深感寡妇势孤力单,为摆脱杨衙内这类“钻懒帮闲”的纠缠,她的出路只能是再嫁或出家。她的内心深处已经感到“怎守得三贞九烈”,“我想着香闺少女,但生的嫩色娇颜,都只爱朝云暮雨,那个肯凤只鸾单?”决心“背王孙去不还”,心中萌生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只是三年寡居没遇到意中人向她弹《凤求凰》。于是在白道姑的极力撮合下,与其侄子白士中结为连理,把白道姑修身养性的清安观暂且做了“高唐”欢娱之所。之后随她的新丈夫去上任,对再嫁如意郎君,谭记儿的内心是无比的爽快,“收了缆,撇了桩,端跳板,挂起这秋风布帆,是看那碧云两岸,落可便轻舟已过万重山”。此刻的谭记儿早将封建礼教抛之脑后,淡漠了贞节观,不屑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顾“三媒六聘”,“我的婚姻我做主”,一心只想守护自己追求到的理想爱情。谭记儿用言行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地抨击,砸碎了戕害妇女的贞节枷锁,封建礼教的叛逆个性淋漓尽致地得以展现,在这个具有个性意识觉醒的女子面前,封建礼教却显得那么软弱无力。

## 二 在挑战夫权中的觉醒意识

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

收稿日期:2011-04-20

作者简介:王睿君(1973-),女,讲师,主要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

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某些国度,妇女地位的贬低和被奴役“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然而,在封建中国,向来把女子看作“红颜祸水”,“女子无才便是德”,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历代封建理论总是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难怪女性的地位每况愈下。

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已作出了最为明确的规定,“三从四德”所强调的中心即是妇女的从属地位,妇女的驯顺原则,直接针对妇女而言的,还有“三纲”中的“夫为妻纲”,也就是说女性除了要遵循与男子同等的封建礼法之外,还多了一条夫权的束缚。班固曾指出:“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见《四库全书》第850册,第50页)。可见,在封建礼法中,丈夫对妻子有着绝对的统治权、支配权。妇女更有所谓的“七出”之罪,按照唐人贾公彦的说法,“七出者,无子一也,淫泆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作为妻子,连起码的人身保障和安全感都没有。女子即便贵为皇亲国戚,但来自夫权的压迫仍然无法逃避。

在元朝,统治者常把妇女当作物件赏赐给臣下。丈夫对妻子可以随意打骂,即或是“邂逅至死”,亦可“不坐”。甚至可以“买休卖休”,典雇妻子收取租金,妇女几乎一生下来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力。更无理的是,元朝法律中明确规定,要求妇女“若或全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五,代诉,不许妇人诉)。也就是说,国家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妇女不准上诉,告状必须由男人代诉。在这一套封建伦理道德的定位下,女性永远是男人的附属物,只能处于逆来顺受,惟命是从的卑贱地位。

关汉卿笔下的谭记儿,作为广大妇女中的一员,这一切条例的束缚,也在所难免。然而,作为一位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她却对夫权产生了大胆挑战。她在追求自己美满的婚姻时,很有主见,她的两次婚姻都算得上幸福美满,其原因在于她要嫁的丈夫必须是“知重”她的人,她的亡故的丈夫李希颜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一意“知重”她的人。寡居三年的谭记儿早有再嫁之心,只是在等待一个“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也罢”。关汉卿用喜剧的手法,创作了白道姑与白士中姑侄用“官休”还是

“私休”的卑劣手段逼婚时,面对当时的情景,谭记儿没有乱了方寸,与白道姑据力抗争,担心的是“只怕他将咱轻慢”,她不要“芳槿无终日”的婚姻,大胆追求的是“只愿他肯、肯、肯做一心”,“贞松耐岁寒”的理想爱情。只有这样,才肯“和他守、守、守,《白头吟》,非浪侃。”在女子必须逆来顺受,唯男子之命是从的时代,谭记儿却对夫权产生质疑,严格遵循自己的人生观,要求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尤其当谭记儿的新婚丈夫白士中面对权豪势要的压迫,眼看即将家破人亡之时,手持家书内心惶惶,不知所措。他既不敢告诉谭记儿,免添妻子的烦恼,又不知如何应对。关汉卿对这一剧情采取误会法制造了一场夫妻间的小矛盾,谭记儿误以为白士中家有前妻寄书至此。其言语间充分表现出一位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形象,她说“把似你则守着一家一计,谁着你收拾下两妇三妻?”“堪相守,留着相守;可别离,与个别离:这公事合行的不在你。”“你休等的我恩断义绝,眉南面北,恁时节、水尽鹅飞”,并以死相逼要求告知真相。在妇女毫无地位的男权社会中,谭记儿用泼辣爽利的言行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命运决不受男子决定,在可以随意对妻子“买休卖休”的封建婚姻中,向夫权大胆挑战,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和地位,要把握住女子在婚姻存亡中的决定权,不甘心做丈夫的附属品。关汉卿塑造的这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在对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道德的挑战中宣告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 三 在斗争权豪势要中的觉醒意识

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为了维护贵族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进行了政治权力的垄断。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并依次区分其贵贱。蒙古人、色目人中的贵族王孙,勾结汉族中的地主豪绅,组成了当时的权豪势要,这一阶层享有种种特权,以至于飞扬跋扈,肆无忌惮,被压迫的人民对此无比愤怒,积怨颇深。

关汉卿在其杂剧中充分揭露了权豪势要的这一罪行,并塑造了诸多反抗的勇士,谭记儿就是其中之一。谭记儿寡居三年中频频去清安观,并与白道姑结下了不解之缘,缘由何在呢?正是为了躲避“钻懒帮闲”的“胁逼”,以至产生出家避祸的念头,愿在清静的道观中“甘心捱您这粗茶淡饭”。这“钻懒帮闲”之辈不正是指杨衙内这类享有特权的权豪势要之流吗?当时的谭记儿是学土的未亡人,也算是有体面的夫人,尚且受到如此胁逼,可以想象到

那些毫无身份地位的妇女被权豪势要逼得家破人亡更不在话下。

就连身为潭州官员的白士中在权豪势要的眼中也不过一粒尘沙,可以随意网罗罪名,骗取皇上的势剑、金牌及尚方文书,来标取首级。究其原因,即是“闻知有亡故了的李希颜夫人谭记儿,大有颜色,我一心要他做个小夫人;颇奈白士中无理,他在潭州为官,未经赴任,便去清安观中央道姑为媒,倒娶了谭记儿做夫人”。为消此恨,权豪势要竟敢杀官夺妻,可见权豪势要在元代种种特权的庇护下,公然一手遮天,即使为官也难保自己和谐的家庭生活。在黑恶势力面前,白士中一筹莫展,谭记儿却充当了智斗权豪势要的勇士,为了维护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她在对权豪势要的斗争中逐渐觉醒,不再躲避这无理的胁逼,而是积极出击,信心十足地披挂上阵,“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甚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觑着,看怎么的发付他赖骨顽皮”。

智慧而富有才情的谭记儿摸清了权豪势要杨

衙内的秉性,投其所好,中秋之夜巧扮渔妇,献鱼切脍,吟诗作对,用甜言蜜语麻痹敌人,在灌醉杨衙内主仆后智赚势剑、金牌和文书,把草包杨衙内玩于股掌之上,最终得胜而还。最为精彩的是,在这一机智的勇士眼中,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势剑只配拿来治鱼,金牌也只是打戒指的玩物,皇上的尚方文书更是肮脏的买卖合同。这就意味着在对权豪势要的斗争中觉醒的谭记儿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言行间充满了对皇权豪贵的蔑视,显示了谭记儿这样一位敢于向皇权豪贵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女性之伟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谭记儿这个深闺少妇敢于冲破封建礼法,敢于挑战封建夫权,也敢于蔑视皇权豪贵,在追求理想爱情、维护幸福家庭的道路上充分显示了其觉醒的主体意识。纵观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无论是平民少女还是深闺少妇,甚至娼门优妓,充满女性主体觉醒意识而大胆反抗、力求主宰自己命运的不在少数,这种女性主体觉醒意识至今仍令人振奋,令人赞叹。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4.
- [2]奚海.元杂剧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3]张友鸾,顾肇仓选注.关汉卿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4]黄路瑶.窦娥与谭记儿寡妇形象比较谈[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26.

## On the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of Women Subject in the Yuan Dynasty from the Image of Tan Ji-er

WANG Rui-jun

(Longnan Teachers college, Chengxian, Gansu 742500)

**Abstract:** Many female images with resistance consciousness are shaped in Miscellaneous Drama of Yuan Dynasty. These women try to grasp their own fates and maintain personal dignity in the cruel realistic struggles. Guan Hanqing portrays Tan Ji-er, the woman full of rebellious spirit. She achieves a series of success in pursuing ideal love, fighting bravely against the feudal etiquette for maintaining happy family, challenging authority of husband and struggling with power. This typical image shows the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of women subject in the Yuan Dynasty

**Key words:** Tan Ji-er; Female Images;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张俊之)